

灯下漫语
Dengxiamanyu

琐话年味

□赵传山

今年春节有个深刻感受,以往淡去的年味,这两年越来越浓了,而且是饭局坊间共识的话题。

年味,顾名思义,就是过中国春节的味道和体验,喜庆、热闹、祥和、温馨,且带有几分浪漫和抒情。年味是贮存在国人观念中的老酒,馨香醇厚,回味悠长。我对年味有着偏嗜性爱好,自童年而中年,就是今天人之已老,每年都期待着春节的年味,沐浴那浓浓的人间馨香,五脏六腑都觉得温润入贴,心臆格外快意舒畅。

中国年味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蕴含在诸多过年元素中。在物质生活方面,人们穿新衣,戴新帽,享美食,喝高酒,是一年中最为集中的消费,也是一年最奢侈的享用。平时再节俭的家庭,也会大方慷慨一回。这是最直接最朴素的年味。

在精神生活方面,相互拜年,互致祝福,是首当其冲的全民性活动。除走动拜年外,借助互联网多媒体便利,穿越

疆域,跨越时空,彼此送上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美意满满,笑声朗朗。走亲访友,互相宴请,也是社会性行动。话叙桑麻,交流感情,谈笑间春风满怀,杯影里神驰醉乡。还有敬天祭祖,感恩求福,是春节最虔诚的仪式,在祈祷中充满美好的期待与向往。

年味体现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每到春节,现代传媒都会推出影视大餐。有消息报道,今年春节仅初一天,电影票房收入就达十八个多亿,创近年新高。观看央视春晚,更是国人的普遍习惯,各频道轮番播放,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声影之中。“总把新桃换旧符”,贴对联则是年味的醒目标签,普天之下、千门万户,春节都会贴上新的对联,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展示。每副对联都是精心创作的艺术小品,形式上对仗工整,富有节奏之美,内容上丰富多彩,蕴含着庆贺、祝福、赞美与期待,散发着独特的年味。社火大戏,是春节期间城乡普遍的娱乐活动,在剧院,在戏楼,在街道广场,在农家

场院,各富特色的非遗文化表演精彩纷呈,处处喜庆热闹,其乐融融。

热烈的爆竹和璀璨的焰火,弥漫在空中的火药幽香,是年味中最浓的味道。如果说年味是各种调料共同调出的滋味,那么烟花爆竹与火药香,是年味中带有标志性的一味。以往传统,一人小年,就在各种祈年活动中燃放烟花爆竹,尤其到了除夕和初一,烟花爆竹声如滚滚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大地,声震寰宇,沸腾了人间,氤氲了乾坤。

中国红是年味的特有色彩,红灯笼,红对联,红中国结,红跨街横幅,红霓虹光电,城乡尽染,形成红色的海洋。还有一袭袭红装,一张张酒红笑脸,也成了年味的一抹风景。

年味,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炎黄子孙和光同尘的气息,年味的葆有和传承,赓续着中华民族基因,维系着炎黄子孙情感,不论国人,还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在异域别国都过中国春节,因为年味的熏浸,天下华人故土情牵,血脉相连。年味还是调理和谐的药

石,在社会大家庭中,由于种种原因,邻里间、熟人间难免发生一些齟齬或种种纠纷,于是产生矛盾隔阂,互不搭理,断绝往来。平时双方碍于情面,谁也不愿低姿先言。但通过春节拜年,“相见一笑泯恩仇”,一个笑脸,一声问候,顾忌全消,自然冰释前嫌,恢复往来。

中国的年味,是几千年酿出的味道,带有浓烈的本土气息。但是曾几何时,年味也曾被串味、被淡化,因缺少了本真的味道,一度使国人感到水土不服,心生不快。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有用的东西进来了,糟粕也随之而来,而且来势汹汹,冲击了中国优良传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有些人眼里,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圆,于是东施效颦者有之,邯郸学步者有之,鹦鹉学舌者亦有之。没过春节先过洋节,而且大张旗鼓,平安灯、圣诞帽、圣诞树、圣诞翁……还有花里胡哨的圣诞饰品,大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冲淡了春节的气氛,甚至忘却了中国年味。还有些地方法令矫枉过



正,也一度影响了不小的年味。国法对燃放烟花爆竹是限时间限地点,但有些地方却出台更严法规,管区内全时空禁燃禁放,使本该热烈的年味大打折扣,国人心中那个喜庆热闹的春节渐行渐远。好在我们的为政理念是彻底为民的,注重人民关切,顺应人民期盼,近两年很多地方进行了解禁,火药香又回到年味中。

在中国,年味已作为观念文化深入人心,是国人普遍认同的传统习俗,也是中华民族精气神儿的表现,相信承借民族复兴东风,中国的年味会越来越浓,地久天长,香飘九州。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难忘那年“过年下”

□李志联

鲁西南农村老家称春节为“年下”,觉得说春节就像喊人的大名(学名)一样生分,远不如“年下”叫着亲切自然。

“过年下”有个门坎,就是腊月廿三的“小年”,是鲁西南民间“祭灶”的日子。从这天开始,正式进入“过年下”的既定程序,开始“忙年”。既然“小年”是“年下”的门坎,那么,谁家的男人如果在“小年”天黑之前回不到家,那这个年就不好过了——其他人家已经开始扫屋除尘、刷算子蒸馍、炸丸子煮肉,你家的男人还在外地奔波,没新衣没年货,屋内空空,冷冷清清,这年能好过吗?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腊月三十中午给祖先牌位祭祀上供之前要赶回家过年——因为,这顿午饭是全年当中最重要的午饭,要不怎么叫“大年三十”呢!似乎再大的收获、再多的荣誉也抵不上回家过年的团圆与喜悦。

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年到了腊月廿三,在外地跑销售催账的父亲还没回来,爷爷已经过来问了三四趟,我和哥哥也满怀希望又满脸失望地到村头接了好几趟。爷爷和母亲一边担心,一边抱怨父亲办事不牢靠,谁家“小年”还在外边跑?那时村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起来很不方便。所幸家里面养着七八只青山羊,为了过年提前卖了两只,我们也添了新衣服,母亲开始操持着准备蒸年馍了。但毕竟家里的顶梁柱还在外面,气氛有些沉闷。

腊月廿四、廿五过去了,父亲还是没回来。天开始阴沉起来,堂屋门框旁边的广播匣子里说有大雪、要降温。一向沉默寡言的母亲坐不住了,开始絮絮叨叨地数落起父亲来。腊月廿六晚上,大雪终于无情地落下来,铺天盖地,大如鹅毛。看来,父

亲是被隔在外面了,过年是回不来了。腊月廿七,大雪停了,但道路更难走了。母亲脸上没有一丝过年的笑容,邻家的孩子来找我玩耍,她也嫌吵,让我们去别家玩。但只要院子的栅栏木门“吱呀”一响,母亲就会从厨房里面伸出头来看,或许她心里一直盼望父亲能平安回来。腊月廿八,天又开始阴沉起来,看样子又要下雪,母亲彻底失望,脸色与天色差不多——家里面少个人,年是过不好了。

腊月廿九傍晚,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母亲在厨房灶旁领着我们包饺子。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必须吃饺子。这时候,院子的木门又“吱呀”一响,母亲说起风了,看样又要下大雪了。但接着就有沉重的脚步向院内走来,母亲抬头望着院内,没有起身。我好奇地跑到厨房门口张望——是个高大的身

影,有些熟悉,一手提一个大包,借着院内的雪光和厨房的油灯光,我终于看清了,是父亲!

父亲站在院子中央,面朝厨房,看着我们嘿嘿傻笑。母亲站起身,望着一身雪花的父亲,竟然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只是喃喃自语:耶,你咋这时候回来啦,咋回来的?

父亲终于赶在过年之前回来了,当然也带来了我不曾见过的外地的零食和玩具,还有我已记不起来的其他好东西。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我们家的年也像其他人家一样过得开心、团圆、幸福。

“家”是百姓最大的牵挂,“回家过年”是最温暖的呼唤与期盼。后来,每读唐诗“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许多年前父亲在腊月廿九晚上冒雪归家的情景……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除夕

□武红旗

小时候
除夕是烟花爆竹
驱走旧岁的烦恼和痛苦
迎来欢乐和吉祥的明天
除夕是孩子身上的新衣服
兜里的压岁钱
万家团圆的年夜饭

长大后
穿上军装
除夕是望眼欲穿的思念
爆竹声声
被注入一种特殊的情感
那是对故乡和亲人的祝福
对心上人的牵念
以及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祝愿

人到中年
除夕也仿佛在岁月这把杀猪刀下
变得人老珠黄 姿退色减
其实
除夕的色彩没褪 味道没变
除夕还是童年的除夕 梦中的除夕
变的是我
那消极颓废的禾苗
是在见惯了风云变幻
尝尽了酸甜苦辣的心上
长出的杂念
除夕的一端
依然牢牢地系着春天